

国家电影局2025年1月1日发布数据,我国2024年电影总票房达425.02亿元,观影总人次为10.1亿。2025开年,多部电影定档元旦,电影市场题材多元、热闹非凡。截至1月13日,电影《小小的我》票房突破6.61亿,在电影启幕的同时,发布并上线《苔花公约》,旨在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公平的就业机会与平等的关怀,推动更多人、企业以及机构关注无障碍事业发展与建设的倡议,引起社会对残疾人高度关注,创造超越“荧幕”的力量。

影片中,患有脑瘫的刘春和(易烱千玺饰)勇敢冲破身心的枷锁,为外婆(林晓杰饰)圆梦舞台的同时,也弥合了与母亲(蒋勤勤饰)的关系,并努力寻求着自己人生的坐标,在经历一个盛夏的蜕变后,他终于踏上了新的旅程。

### 坚守初心 直面品质与营销的双重挑战

主演易烱千玺会如何出演一位脑瘫患者?他会如何塑造自己变成刘春和?这是《小小的我》上映前给观众留下的最大悬念。前期宣传中,主演易烱千玺均以远景、背影、肢体特写等方式出现,直到电影正式上映,始终未见正脸的刘春和终于回过头来,向观众正式做自我介绍。

《小小的我》将神秘进行到底的营销,是吸引观众去电影院的看点之一。

碎片化消费在这几年不仅改变了营销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电影内容的生产方式。《小小的我》没有刻意去“讨好”市场,从营销到创作,选择“把电影还给电影本身”,通过克制和不煽情的配乐,带有温度的细腻镜头去讲故事,也一路跟拍记录了主创们真诚创作的历程。纪录片《小小的我

们》里,各个部门的主创一起跟脑瘫患者及他们的家庭深入交流,所以《小小的我》随处可见的生活化的片段,真实还原脑瘫患者和其家庭的困境。

### 宣发合力 “粉丝”也能释放“正向价值”

从《少年的你》到《小小的我》,易烱千玺已完成从“爱豆”到演员的蜕变。他以一个“好演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

陪着易烱千玺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粉丝。2024年11月在东京电影节首映上,很多粉丝已经提前欣赏过这部作品,但粉丝们默契地维护着这份惊喜,没有让屏摄满天飞,这让《小小的我》的“神秘感”营销得以实现。《小小的我》上映前预售票房已经破亿,为电影在“跨年档大战”中抢占先机。

在真金白银购票之外,粉丝的宣发动作更多是潜移默化式的。“星粉关系”双向奔赴,也成为该片电影宣传的坚实力量之一。

### 主打“真实” 接纳多元视角打破刻板印象

《小小的我》究竟是不是消费残疾人?雅雅这个角色是不是合理?观众对于这些问题仍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但《小小的我》这部电影的价值也正是让更多观众关注这个话题,让多元的视角被看到。

在纪录片《小小的我们》中,主创们采访了大量脑瘫患者和他们的家庭,认真聆听他们的故事,最后才能呈现出一个真实立体的“刘春和”,以及他充满爱与痛的人际关系。剧组找到三位脑瘫患者做电影的幕后顾问,邀请他们去东京电影节观看首映,用温暖的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故事。

影片中刘春和去培训机构讲课那场戏,台下的小朋友们并不知道是在拍戏,他们误以为面前真的是一位脑瘫患者,没见过这一切的孩子们会嘲笑。纪录片拍下导演和编剧在现场引导小朋友们要如何正确对待脑瘫患者群体的一幕,电影则记录下了孩子们真实的反应,在镜头里用这伤人的情节警醒观众,我们不应该如此对待脑瘫患者。

记录和真实呈现本身就是意义,这样“改变”才会慢慢发生。

在网络上,有很多脑瘫患者观众看完电影后分享道,电影记录的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他们不觉得这是被消费。他们也希望自己的需求被看到,渴望被当作普通人。《小小的我》的确改变着观众们对脑瘫患者的刻板印象,很多观众都在网上分享,以后会用看待正常人的眼光去看他们。

### 荧幕之外 《小小的我》续写社会责任

《小小的我》在影院上映的同时,也在线下为推动残障人士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贡献力量。《小小的我》联合多家影城推出无障碍观影服务,设置轮椅观影专座,为更多残障人士走出家门、享受娱乐服务提供便利;发起《苔花公约》,呼吁越来越多的社会机构和企业加入其中,一起为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在我国,约有8500万残障人士,他们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障碍,如不便利的出行条件、不友善的社会眼光等等……《小小的我》不仅通过电影让大家意识到这些问题,也在后续行动中呼吁全社会共同解决问题,电影的力量在这一刻具象化,电影的价值也在此刻更加凸显。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 电影《小小的我》,小众题材是如何“上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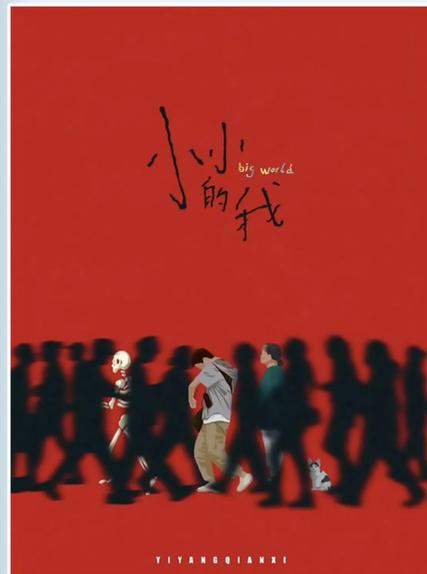
文晶 杨晋亚 张芸梦



《小小的我》电影画面



电影海报



1月15日,郑钦文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2024年1月27日,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以12号种子的身份,拿下了澳大利亚公开赛女单亚军;近一年后的2025年1月15日,作为赛会五号种子的她在澳网第二轮“因伤”不敌德国老将西格蒙德。回顾她从第二名到第二轮的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她的不只有荣誉和掌声,失败和受伤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从去年的澳网开始,至今年澳网之前,郑钦文一共参加了19项比赛,其中包括四个大满贯赛和巴黎奥运会,比赛场次达到65场,其中48胜17负。她在东京、意大利巴勒莫和奥运会上赢得了冠

## 从第二名到第二轮,郑钦文的这一年

□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梁有昶

军,在武网、2024年澳网和总决赛上获得亚军,在中网晋级半决赛,在美网晋级八强,这样的战绩让她从去年澳网之前的世界排名第15位上升到如今的第五位。

澳网亚军和奥运金牌的光芒,很容易让人忘记她在一些比赛中并不理想的发挥。在2024年澳网到温网之间的半年时间里,她共参加了10项赛事,最好成绩是在罗马站和迪拜站比赛中晋级八强,大多比赛都在前三轮出局,在温网、美国印第安韦尔斯公开赛和马德里公开赛中,她都只打了一场比赛。

状态有起伏,胜败本常事。去年6月的柏林站比赛中,她首轮战胜日本名将大坂直美后,第二轮就输给了资格赛选手西尼亚科娃。有些比赛中,失败是因为受伤,譬如在去年4月的马德里公开赛首场比赛中,她第二盘打了两局就因伤退赛。

7月21日在巴勒莫站比赛上的夺冠象征着她去年的第二次爆发。此后她参加的七项比赛中,除了在辛辛那提

美网热身赛中止步16强外,在奥运会、美网、中网、武网、日本泛太平洋公开赛和总决赛六项比赛中,她都有精彩发挥。但因为上半年积分歉收,导致在下半年短短三个多月时间里,赛程过于密集,给身体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本届澳网开赛前的发布会上,郑钦文透露,去年为了挣积分提高排名,她“逼着自己”参加了一些本不应该去的比赛,导致身体出现过度疲劳的情况。

去年10月的中网结束后,郑钦文因伤退出了宁波公开赛。去年11月9日打完总决赛到今年1月12日澳网开赛之间的两个月时间里,她没有参加任何比赛。直到15日在澳网第二轮失败,她才透露因为“右肘”受伤,并非不想参加热身赛,而是根本不可能。

“总决赛后,我身体出现了很多小问题,团队问我是否必须参加今年的澳网,我考虑后坚决要求参赛。我说这是大满贯,我必须来。而在身体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我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其他

比赛来热身。”郑钦文在失利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

这也是郑钦文第二次透露团队建议她退出大赛的信息。早在2023年10月29日,郑钦文在珠海WTA(女子网球选手协会)超级精英赛输给巴西选手玛雅,获得亚军后,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她当时说自己赛前吃了止痛药,不顾团队反对坚持上场。“我的团队一直坚持让我不上场比较好,他们知道我的身体什么样子,但是我自己考虑了一下,尤其是在中国,我还是想坚持打完这场比赛。”

凭着坚强的意志带伤上阵,精神固然可敬,但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显然并非最职业的选择。郑钦文只有22岁,远没有达到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每次失败都是一次成长的经历,相信她能够听取团队的建议,平衡好比赛、训练、休息、疗伤、商业代言等方面的关系,尽快以更好的状态重返赛场。

新华社墨尔本1月16日电